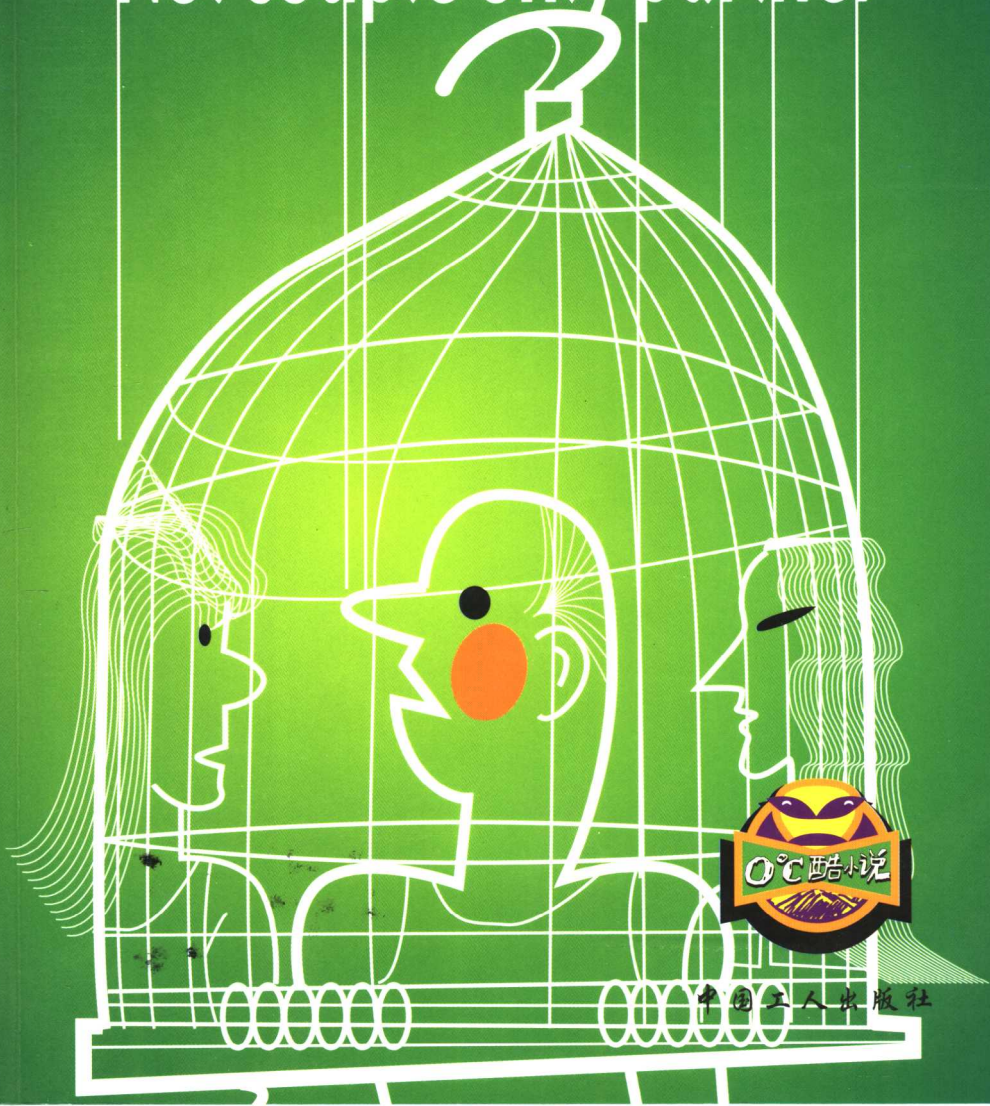


成双不成对儿

老轻 ■ 著  一个男人VS两个女人的故事

Not couple only partner



0℃ 酷小说

成双不成对儿

老 轻 /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双不成对儿/老轻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 7

(0℃酷小说)

ISBN 7—5008—3061—0

I. 有… II. 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937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82075934(编辑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8.875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容提要

现代都市，万丈红尘中，一个男人遇上了两个女人，注定会有一段故事发生。

孟朝晖是开装饰材料店的小老板，高晓清是装饰公司的设计师，因业务关系，他们相识、相熟。高晓清是大学毕业生，有文化、收入高，孟朝晖只是高中毕业，收入不稳定，从各方面条件来说，孟朝晖都不及高晓清，但高晓清就是爱上了他，且甘愿为他付出自己的所有。然而，孟朝晖在高晓清的炽热的爱面前，却总是提不起神儿来。他的心里，渐渐地喜欢上了一个柔弱的女子——他和高晓清参与装修房子的业主、孤独无依的孕妇秦笑盈。秦笑盈的身世之谜，吸引着孟朝晖去探索；秦笑盈的柔弱，使孟朝晖得到了作为男人的满足感。孟朝晖想得到一份真爱，却最终将爱戕害得遍体鳞伤，两个女人都离他而去了，他的生命里又多了两道伤痕……

作者简介

老 轻

真名杨晓伟，河北人，男，31岁，从小就酷爱写作。

1996年开始自由创作以来，曾为《中国青年》，《爱人》，《青年作家》等刊物特约撰稿，后从事小说创作。

短篇小说《流浪狗》获得2001年“一生最美一文”小说征文优秀奖。

本书系长篇处女作。

姓名！那个像盖世太保一样神气的保安从大檐帽下的阴影里冷冷地看着我。

我上次来的时候告诉过你了，就前天。

我问你姓名！大檐帽根本不让我看清楚他的眼睛。

孟朝晖。我放弃了让他当自己是熟人的想法。

大檐帽看也不看地在手里的本子上画着我的名字：来这里干什么？

送货，我掏出根烟来点上，不等他继续发问又说，给 C 区 16 号楼三单元 816 的用户送地板。我是安瑞装饰公司的经理兼伙计，今年 25 岁，血型 O，未婚，家住青岭老区高家庙胡同 33 号，我……



行了！大檐帽打断我的话把本子扔在桌子上，走到那辆转了七八手的破客货车前，内行似的看了看风挡年检的标贴又看了看车牌子，发现确实没问题才闷闷不乐地抬起栏杆。

我一边着急一边发动着车子。这可怜的破车一熄火就不容易发动，本来以为和这个见过我的门卫说一声就放行了，谁知道这小子真把自己的制服当成了官衣，非要我熄火下车接受检查不可。现在倒好，后面几辆车全被我拦在住宅区门口了，大檐帽抱着胳膊得意地看着我：你再不弄走车子，我可叫拖车了。

我打不着火，只好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推着汽车出了门洞。这会儿正是6月一个晴朗的上午，太阳格外大方地晒着我，汗水很快把那件破背心湿透了。我停下来喘着粗气，回头看见那个保安正认真地检查着要进来的车子，不时看看我冷笑一下。这家伙连制服的风纪扣都一丝不苟地系着，我撩起背心擦了擦汗，心想，自己当兵的时候也没这样神气过，现在想神气也不行了。

车子终于发动着了，我不敢松开油门，现在花园里人不多，我还算顺利地转过16号楼头的花池子，刚松了口气发现一辆小巧的菲亚特正挡在楼前便道中间倒车，

我赶紧伸出头去喊了一嗓子：先别倒车呢，等我过去。

那辆车根本没听我的，犹犹豫豫地继续向后倒。我刹住车还是没敢熄火，一边往那边跑一边想准是个他妈的二把刀开的车。

菲亚特根本没看见后面有人，一边按喇叭一边倒车，我跑到驾驶座边又喊了一声：嘿，等会儿行吗！你让我过去再倒车，我装着货呢。

菲亚特终于停了，车窗玻璃摇下来，一个满脸通红的女人坐在里面扭头慌张地看着我。我没好气地说：你着什么急啊，我这满载呢，不好动车，你先让我过去。

女司机说：真对不起，我，我还不太会倒车……

我说：前进你总会吧？你往前动动，我过去了你随便倒。

女人紧张得连挡也挂不上，我看了看自己那辆呼哧带喘的车说：你挂空挡吧，我给你推过去。

女人手忙脚乱地找到空挡。这辆菲亚特很乖巧被我推到了不碍事的地方，那个女人探出头来有点愣。我没管那么多把自己的车子开过去，这一车硬木地板得赶快卸了，说不定一会儿还要送别处的货呢。

我按了半天 816 的门铃才有人接，里面乱哄哄的什么也听不清。我扯开嗓子告诉他们地板拉来了，赶紧下来卸车。

几个半大小子没精打采地从楼上下来，开始从车上



卸地板。这些硬木地板都很沉，虽然非常漂亮可是很容易变形，真不知道现在的有钱人怎么想的，放着好好的复合地板不用，偏选这样昂贵又麻烦的东西。我一边等着卸车，一边扭头看见那辆菲亚特还待在那儿一动没动，心想这娘们儿天黑前能开出这个地方真不错了。

几个半大孩子嘿哟嘿哟地卸着车，我问其中一个小子监工的高晓清在不在楼上，这个傻孩子用方言嘟嘟囔囔的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我懒得再答理他，找出高晓清的号码拨通了电话，这丫头果然就在楼上，我说你知道我送地板来为什么不下来？

高晓清这次其实是第一次和我打交道，认识还不到俩月，可好像跟我认识了八百年了似的熟络：哎唷，这可是你找我呢，干嘛让我下去？

我刚想说话她又说道：行了你快上来吧，我这正忙呢别费我电话费了。

我对着电话骂了一句，蹲在一边继续看着工人卸车。扭头看见那辆菲亚特还停在那磨蹭着，那个女司机露出半边身子一边擦汗一边低头鼓捣。我看了看地板还要等一会儿才能搬完，于是走过去对她说：怎么着，今天还能开出去吗？

那个女人已经满头是汗了，看着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刚学开车的。刚才，不，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说：哎，算了，你把好方向就行了，我帮你出去。

记着还是挂空挡啊。

女人听话地坐正了把住方向，我试了试，这小车子确实很轻巧，不用太大力气就能拉动，我指挥着她把车子倒回路上。女人打开车门探出身子连声说着谢谢。我摆摆手，看见自己的车已经卸完了，赶紧跟过去。

我走进楼道口一回头看见那辆车还停在路中间，女司机已经下来了。一手叉着腰一手捋着头发围着车子转悠。

我忍不住走过去看了看车前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再看看她，穿了条棉布裙子看着挺干净利索，就是走路时总好像老干部似的挺着肚子。仔细看看才明白这是个孕妇，不然那么瘦怎么肚子也胖不成那样。我降低了点声调问：又怎么了？这还出不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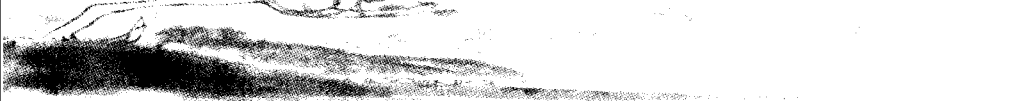
孕妇的肚子不是非常大，以我的经验离生还早着呢，所以动作还不是很像鸭子。她打开车门指指里面说：我是想往前开啊，可是车子挂了挡就是不动。

我说：你不是倒出去吗？

孕妇一边擦汗一边说：我没说倒出去啊！刚才是不小心开到花坛中间了。

我看了看她的肚子又看了看自己车上的地板说：好吧，我看看你的车子到底怎么了。

她又谢了一声。我弯腰趴到驾驶座那儿看了看，仪表都很正常。我出来看了看车胎也没什么问题。又进去



搬了下自动挡的把手也没事儿。我不死心地拉了一下手刹才算知道毛病，这个女司机根本就没把手刹放到底。

我叹了口气爬出来说，好了，快开走吧，手刹还没松呢。

孕妇长长地哦了一声，我比画了一下，挡着车门说：快上来吧，一会儿来了车子还得出事。

孕妇没再说话小声地嗯嗯着，头也不敢抬地坐了进去。我给她关门的时候说了声小心点。她正襟危坐在方向盘前，抬起头感激而羞涩地看了我一眼。

我决定不再多看一眼，地板已经卸完了，我飞快地跑进楼道，看到电梯门口贴了张“修理中”的纸条，心想这“阳光花园”的物业真够精的，生怕装修的弄坏了电梯，出这样的缺德主意。

我一边爬楼一边听着乒乒乓乓的装修声。现在有钱人真多，干活的施工队好像越豪华的工程干劲越大，几个单元比赛似的开着工具，搞得整个楼里全是气泵的声音。我好不容易爬到八楼。816的门虚掩着，我喘了会儿气推门进去，看见戴着顶安全帽的高晓清正扯着嗓子对一个工人喊着什么，旁边蹲在地上磨蹭着干活儿的一个小木匠正歪着头看她西服裙下的那一大截白腿。

我走过去用脚在小家伙眼前晃了晃说：好好干活，瞎看什么。

高晓清看到我咧着嘴笑开了，把本来还算秀气的脸搞得变了形。

我说：你这丫头就懒吧。瞧你肥成什么样了。

高晓清用手里的图纸夹子打了我一下骂道：你这破嘴，好心情一下被你说没了。

我看了看装修的情况说：得了，你有的吃就有好心情。

高晓清怕我接着说她胖赶紧把我拉到阳台上说：死玩意儿，你就没一句好听话？

我说：有啊，等你给我结完账要多少有多少。

高晓清亲昵地呸了一下说：哪儿有事前说难听话的。

我说：别废话了。这家的活儿我看差不多了，你们什么时候给我结账啊？

高晓清一提钱就来劲：哎呀我们比你还急呢。业主好长时间没和我联系了。这不你拉来的地板一架好就剩漆工了，我也想找她呢。

我看了看上次送来的那些已经铺了一半的日本复式地板，虽然没打蜡看上去还是挺漂亮，这让我心情好了点说：高丫头你还可以啊。这东西设计得好，像汉奸的宅子。

高晓清又呸了一口可还是笑了说道：德性！总算是句人话。中午有空吗，请我吃饭吧。

我点了根烟装做没听见，冲着还偷偷往这边看的小木匠瞪了瞪眼。这小子赶紧把头低下去装着干活。我打量了一下高晓清，这小娘儿们在哪儿也得穿得跟个人物似的，就算在工地也不忘化妆，那身职业女装明显地小

半号，屁股胸脯撑得老高，再戴上顶红色的安全帽，真好像偷地雷的。我心想这样的打扮混在一帮子从乡下来的半大小子里算是一点不冤枉。

高晓清看我半天不说话光盯着她看居然害臊了，扭捏着说：看什么看臭流氓。

我嘿嘿了一声没敢搭茬儿，想起来还有个人要去店里看地板，便说：行了你先忙吧，我还有事。

高晓清说：哎！别走啊。你不请我吃饭啦？

我一边出门一边说：请，等你拿钱来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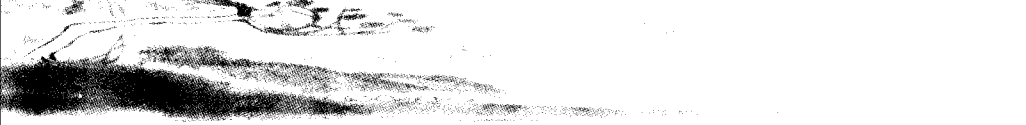
高晓清追过来把门狠狠地摔上，我还是听见她喊了一声：抠门的玩意儿，开车撞死你。

我一边发愁一边下楼，门脸现在就我一个人，送货的时候得让我家老娘帮忙看着。可老太太就点钱的时候高兴，一没了客人就嘟嘟囔囔地惦记自己的那帮麻友。这也真不是办法，今年可能活儿不错，要先找个伙计才行。

楼道里气泵、射钉枪的声音搞得我脑袋都大了，刚转过一个弯，对面上来个人低着头往我怀里撞，我赶紧抓住她的胳膊说看着点啊！

那个人还没说什么，手里拎着的塑料袋子破了，里面的东西咔嚓全掉了出来，顺着楼梯一蹦一跳地滚了下去。我等她站稳了撒开手一看，又是那个孕妇司机。

我退开一步说：我今天真是欠了你的了。你大着个



肚子走路就能闭着眼了？

孕妇看到是我更不好意思了，指着手里破了底的袋子说：我，我正担心袋子漏呢，也没听到你过来。

我说：既然怀着孕就别乱跑啦。

孕妇没说什么，或许根本就不知道说什么，只是转头看身后自己下了楼的那堆东西。我叹了口气说：别客气，我帮你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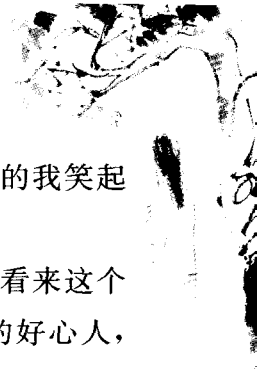
她这次没有谢我，只靠在楼梯扶手上看着。我一个地那些东西捡起来，里面有罐装奶粉、奶瓶、盒装纸巾，还有几包纸尿布。我把这些玩意儿抱在怀里走上去，看看那个破袋子又看看她。她也看看我，脸上的红一直没褪，眼睛忽闪忽闪着不说话，我摇摇头说：走吧，你带路。

孕妇肯定是笑了，我在后面小心地抱着那堆东西，看她还算麻利地上楼。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媳妇儿，住新房急成这个样，孩子还没出来就买这么多玩意儿。

不一会儿孕妇停下来：先生到了。我抬头一看正好又是八楼，她正站在 816 的门口一边推门一边招呼我。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高晓清的尖叫声就响起来：哎呀秦太太，您可真行啊。电梯停了就招呼一声我下去不得了。

那个秦太太皱着眉头说：我按了半天铃也没人听见，哟，怎么这么吵啊。



高晓清出来搀她的时候看见满怀奶粉尿布的我笑起来：小孟啊，这么懂得扶老携幼呢。

我听到这个孕妇就是秦太太舒服了很多，看来这个娘们儿不是来结账的也差不多。再有我这样的好心人，估计今天能拿钱回家呢。

秦太太说你们认识吗？高晓清说对啊，您选的地板就是他们的，他姓孟。

秦太太现在可一点也不尴尬了，优雅地点头说：真谢谢你了孟先生。

我把东西放在刚做好的一个柜子上说：您甭客气。怎么今天来了？

高晓清听出了我的意思，撇撇嘴对秦太太说：是啊，今天这么热电梯又坏了。

秦太太没正面回答，说道：你先让他们停一下吧。我受不了这声音。

高晓清挥挥手，气泵停了下来。她又找了把椅子放到阳台上让秦太太坐下。我跟过去用满怀希望的眼光看着这两个女人。

这两娘们儿好像知道我什么心思，开始漫无边际地胡扯，就是不提钱的事。我对着高晓清指指表，她笑起来回答了一句什么后说道：嗯，秦太太，您看咱们的工程马上就快完工了。余下的那点费用……

秦太太一手轻轻地抚摸着自已的肚子，深情地看着自己隔着肚皮的孩子说：我也想说说呢，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们油漆一定要选环保的；二是告诉你们钱恐怕不能按时缴清了，我的资金有了点问题。

我和高晓清都瞪着眼等着，她继续说道：孩子的爸爸在美国一时回不来，我手里只剩下生孩子必需的一点钱了。所以余下的百分之三十我只能再给你们一半。

高晓清说：那怎么行呢？我们的合同上都写好了呀。百分之十五可就是一万块啊。

秦太太说：是啊，我没想到会这样。可你知道我不是没有信用的人，我开始连折扣都没要怎么会赖账呢！我一定会给你们，只是时间稍微拖后一些吧。